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六至一百四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謄録監生臣卞爾嚴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二年秋八月（庚辰朔）癸巳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言左奉議郎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益唱狂妄之說橫議紛紛流布遐邇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奐伏望陛下重行竄逐以伸邦憲詔銓除名新州編管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璆知

瀘州瓙廢斥近二十年至是復起也

甲午皇太后回鑾自東平登舟由清河至楚州境上

丙申榮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駙馬都尉高世榮為常德軍承宣使　直秘閣四川轉運副使井度兼州陝宣撫司參議官令再任　協忠大夫郢州防禦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行營右護軍左部同統制知鳳翔府兼管内安撫司公事統制忠義軍馬楊從儀改知鳳州時將割和尚原故有是命

丁酉祔懿節皇后神主于别廟前四日上詣几筵殿行燒香之禮遂埋重于城外東北之長明寺立虞主翌日文武百寮詣寺迎虞主至榮州防禦使邢孝揚第其虞祭皆有司設之權用檐子代壓翟車以儀仗未修故也至是命左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士㬥行卒哭之祭于几筵殿禮畢祔神主于别廟用衛兵九百八十二人尚書左僕射秦檜為禮儀使給事中直學士院程克俊題神主虞主不瘞即册寶殿藏之

己亥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吳近為右武郎承節郎閤門祗候張說承信郎閤門祗候吳蓋並為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韓誠為武德大夫忠州防禦使以貴妃進封故也其餘親屬推恩者又十七人說公裕子與誠皆娶妃女弟故遷之誠嘉彥子已見

壬寅詔攢宮地段令臨安府召人陳獻將來優與酬賞

癸卯上謂宰執曰吳璘說川陝可招衛兵今璘尚留此可諭鄭剛中令處置仍更呼璘與議璘又言胡世將嘗

招得數千人近緣歲饑皆餓死今必有流民願就招者

起居舍人兼修玉牒官楊愿等言準御寶令漏泄玉牒宗支依軍法乞降黄榜約束施行從之遂命宰臣秦檜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秦檜兼提舉日歴不載本所題名在此月且權附此俟攷

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連南夫特落職南夫之守廣州也右宣教郎杜岧以朝命送本州居住及復疆赦下岧乞自便南夫請于朝不俟報遽釋之及是金人索充子孫之在南者樞密院以金字牌命帥臣陳槖密

切拘管橐以其事奏故有是命

甲辰按行使万俟卨等請卜攢宫于昭慈聖獻皇后攢宫之西北

丁未命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鄭億年充復按使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内侍省押班李珪副之

戊申詔忠訓郎吳援令川陜宣撫司召試策一道保明取旨與換文資援璘子也璘以初除團練承宣使恩例為之請上許之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上覽

奏謂大臣曰武臣換文資恐將帥之才後難得矣樞密使張浚曰試而後換可也上大以為然

己酉命有司制常行儀仗自上南廵儀物草創時以皇太后且至上將躬迎於郊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石延慶以儀衛未講為請乃命工部尚書莫將戶部侍郎張澄與內侍邵諤董治將等乞先造玉輅及黃麾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從之熊克小歷十一年十一月戶部侍郎張澄遷本部尚書蓋據題名之誤也澄遷戶部在今年十一月癸巳

是日上諭大臣曰吳璘功賞事早與

了使之歸秦檜曰已與張俊議呼璘到堂面定庶幾允當上可之且曰賞須令適中今日邊面正賴將士協力守之賞須當乃慰其意且免姦人動揺軍情也

癸丑上謂宰執曰郡守條上五事其間頗有可採又有欲衝見行法曰宜詳之可行即行秦檜曰如莊綽所上有可行者何鑄曰守臣中有志于民者所論定不苟上曰然

乙卯詔廣南湖北沿邊偏遠州合納免行錢令提刑司

相度量與蠲減時議者謂州縣官職田可行拘收民間免行錢可與寢罷事下户工部而工部尚書莫將户部侍郎張澄等言諸路職田一年凡八萬四千餘石未足以助經費而于國家制禄養廉之意實有所傷免行錢即無毫髮加賦于鄉村百姓亦非創行事件除江浙福建湖南四川路並已認定合發數外切慮二廣湖北僻遠沿邊州軍内有難以出辦去處欲量行蠲減時徽猷閣待制知静江府胡舜陟亦言嶺南井邑蕭條賈無厚

利比他路丐減十五故有是命胡舜陟奏請以秦資所作生祠詩碑附入日悉燬之

戊午左朝請大夫新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剛言湖外米賤乞行收糴上諭大臣曰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免流亡之患其即行之

己未詔吳王益王府各差館職二員兼教授　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陳遠猷落致仕久之以遠猷提舉亳州明道宫此恐吳璘所薦當攷

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宗弼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地

紹興講和録金元帥上第七書皇統二年八月一日皇叔太傅尚書左丞相兼侍中監修國史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致書云云近者疊沐惠音備悉勤意即日秋凉想惟候履安和承諭遣報謝人使已聞朝廷并唐鄧二州界至亦再遣官交割去訖外非來計議分畫陝西地界緣時間未能盡知彼處地界遠近曾言候大事議定各差官子細檢視臨時從宜施行回辱示報凡事已蒙來命差官前去仍約定至彼期限遂差行臺刑部尚書烏凌阿思謀等同往交割仍丁寧戒諭撫陝西諸路疆土並合交收緣照得鳳城階祐四川于彼切近若行盡取或有不便其四州之地更不交割如兩界地形犬牙相侵各有合要去處仰從宜相度施行續據本官等申至彼相度得大散關合屬本朝于關外立為界除將上件四州與江南外應陝西之地

並行交割便欲立定界至却得鄭剛中等公文稱來時只指揮相視商量難便一面分付已具申稟別行移報又據烏凌阿思謨申三月內鄭剛中公文坐奉指揮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分畫內商州秦州不是吳玠元管地分合自涿州以南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其餘和尚原方山原兩處不係劉豫所管地分合還依元降指揮係守為此于何鑄等回時已令達意今于大散關西近南山為界首兼彼今書已前據烏凌阿思謨申鄭剛中申五月中公文稱和尚原方山原方堂堡秦州等已承指揮許交割乞差官前來分畫外商州已具申審其間却說以龍門關為界至今次來書與鄭剛中狀內所報亦又不同所云縱有少侵劉豫曾占舊界止是欲與川路留少藩籬以安彼中人心契勘彼間地界已曾布聞何煩再三別有改議若謂欲為藩籬以安人心乃是無故輒有疑惑豈元約也切冀早為指揮所司交割施行所有商州一處來書兼不言及不謂遷延到今尚未了當

亦請依元約催促施行又近據沿邊官司申有舊係淮北人民在南方者思鄉前來緣恐其人在南地别有罪犯逃避過淮難以不行勘會便行一例收受曾經指揮仰問當來歷因依移文對境州軍子細勘會却據逐處稱别無奉到指揮不肯收接文字深詳此事已經計議並誓表明言淮北之人有願歸鄉者更不禁約蓋兩國和好務在安濟生靈告以此意遍行開諭使上下曉然則有司奉行自無疑難豈有不接文字之理即日到此之人雖是淮北鄉貫合得歸業緣彼處不曾明有指揮遂使逃竄于理不應請為指揮有司明出榜曉諭應淮北人數原歸鄉者許其自陳仍今後沿邊取會文字使合屬官司依應收接契勘回報以稱通和之義及來書内有北人畏罪之說欲得朝廷赦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據前此雖曾發到北人只是數十人小民其餘并昨有劄録姓名之人都未見發遣檢準今年二月二十四日赦書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等見行理索節次發遣

來到並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等並許復舊已有上件覺貸明文今將赦書內一項全備抄録前去請以此曉諭應在彼北人論令省會早與發遣自可安心來歸尚何疑哉所附到鄭億年申狀尋具奏聞准奉聖旨為已經放還只令在彼居住外有杜充家口雖曾離散其原任州縣官司并從來一行親屬人等豈應全不知得次第去處今國家大議既定欲人人咸獲安便理合使其骨肉團聚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等家屬諸處津遣今又數月計合皆到亦幸催趣一就早令到來惟留意既示新茶良極愧荷餘冀順時倍加保嗇專奉書　復聞不宣

于是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亦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便係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還大金從之此據貴士戭蜀口用兵録增去蓋士戭據宣撫司按牘也熊克小歷云剛中上奏曰商秦二州

并和尚原皆陝蜀要害不可許與此全不同疑剛中行狀飾說今不取

癸亥詔普安郡王納婦令主管所訪求選擇取旨

乙丑靖州言盜破豐山寨軍民死者甚衆上曰蠻夷但當綏撫不可擾之乃詔湖北帥臣劉錡毋得生事

丙寅皇太后渡淮王明清揮麈後錄云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自金中南歸詔遣參知政事王慶曽次翁與后弟韋淵迓于境上時金主亦遣其近臣與内侍凡五輩護后行既次燕山金人憚于暑行后察其意虞有他變稱疾請于金少頃秋涼進發金許之因稱貸于金之副使得黄金三百星且約至對境倍息以還后既得金營辦佛事之餘盡以犒從者悉皆懽然途中無間言由此力也既將抵境上使必欲先得所負

然後以后歸我后遣人喻旨于韋淵淵辭曰朝廷遣大臣在焉可遂索之遂詢于王初王之行也事之纖悉受頤指于秦丞相獨此偶出不料使人趣金甚急王雖所責甚孚然心懼秦疑其私相結納歸欲擴其位必貽秦怒堅執不肯儐相待界上者凡三日九重初不知由折但與先報后渡淮之日既愆期張俊為振留使請備邊憂慮百出人情洶洶謂金已背盟中變矣秦適以疾在告朝廷為備邊計中外大恐時王暎以江東轉運副使為奉迎提舉一行事務從王知事急力為王言之不從暎乃自裒其隨行所有僕及其數以與之金人喜后即日南渡疑懼釋然而王不預也王歸白秦以為所以然者以未始稟命故不敢專秦以王為恨已果大喜已而后泣訴于上王某大臣不顧國家利害如此萬一金人生他計于數日間則使我子母不相見矣上震怒欲暴其罪而誅之初樓炤仲輝自樞府以母憂去位終制起帥浙東儲之欲命謝于金廷至是秦為王營救回護

謂宜遣柄臣往謝之于是輟仲輝之行以為報謝使以避上怒逮歸上怒稍霽然終惡之奏喻使辭位遂以職名奉祠已而引之安居于四明秦終憐之餽問不絕秦之擅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過忤其指例以罪行獨王以此情好不替王卒特為開陳贈卹加厚諸子與增覲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以便其私議者謂秦居政府二十年間終始不二者獨見王一人而已此書他事皆然之今姑附此觀此月戊辰上問秦檜之語及次翁勸奏馮宜民事足明當時亦有是說也

時上遣后弟平樂郡王韋淵往迓遂扈從以歸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鑄依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御史中丞万俟卨右諫議大夫羅汝檝交章論鑄之罪謂鑄胥吏之子素無聞望初以

廖剛薦為臺屬與孫近范同締交逮近同之敗自是跡不遑安乃蓋令黨與傾搖國是去春淮甸警報日與儇薄之徒張皇敵勢以為朝廷自當遷避岳飛反狀敗露鑄首董其獄亦無一言敘陳偶因報聘乏人陛下寘之樞庭命之出疆臨行反視親舊騰播以謂議獄不合遂致遠行廣坐語人以脫此自幸飛之負國天下所同嫉者鑄長御史乃黨惡如此罪將安逃章五上鑄亦累章求去乃有是命 秘書省校書郎兼權禮部郎官程敦

厚言方今最可憂者士大夫莫肯任患而盜名蓋艱難之世事之作也或將曲而當言之出也或將婉而成有經有權抑揚旋斡以乘其機而制其變君子于此時自當損身殉國而不辭天下之責奈何往往士大夫諉已以奸利者始也不量可否陽為夸論而務在盜名終也不計安危險輒嫁怨而莫肯任患陛下亦既備嘗知之矣今苟不大有以矯正之使精白一意則臣之所憂有不勝言願陛下申飭羣工益固邦本以惠海內詔榜朝

堂此事即是敦厚六月丙寅上殿所奏今方行出耳

八月丁卯上與宰執論經術因曰朕每讀書未嘗苟必思聖人所以立言之意秦檜曰孟子云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上曰聖人所自得者垂法後世又焉用欺秦檜曰陛下以通經得五帝三王心傳之妙人臣何幸自古不遇治世之主則為人臣誠有難處今陛下以經術出治人臣因以託日月之光傳諸不朽豈非幸會上曰讀書不適用則不若愚人猶無過讀書不適用為患

更甚檜曰陛下持此心揆天下之事無不灼見底緼矣

殿中侍御史胡汝明監察御史施鉅李益並與外任以言者論三人皆何鑄所薦密與交通唱為不靖也

戊辰上問宰執曰界首猶未得皇太后的報秦檜曰據王次翁奏九日可到界首以理揆之此事必不爽約前蕭毅行陛下明與約言若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此最切當上曰亦以此事卜和議諧否若還我太后大金亦守和議也　端明殿學

士何鑄落職奉祠　左朝奉郎胡汝明知饒州施鉅知處州左承議郎李益知建州　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直顯謨閣右奉議郎張汲直秘閣並主管萬壽觀以將北行也右宣義郎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趙恬特勒停先是宇文虛中因王倫使還附奏若敵人來取家屬願以没賊為言已見七年十二月至是都元帥宗弼來索虛中家甚急上遣内侍許公彦往閩中迎之恬虛中子壻也與其徒謀欲留師瑗一子為嗣守臣顯謨閣直學

士程邁持不可師瑗乃使恬以海舟夜載其屬之溫陵而身赴行在邁懼遣通判州事二人入海邀之言于朝故有是命汲先得衢州通判旋罷之至是復去已而師瑗至行在上疏懇留秦檜不許虛中妻安定郡夫人黎氏請以所賜田易錢以行乃賜黃金百兩焉據程邁奏師瑗家屬以七月二十七日辰時下海今併附此黎氏乞以田易金在九月丁己

庚午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王庶卒于道州許歸葬其子之荀之奇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

掩其口曰禍未已也

辛未權工部尚書莫將與侍從兩省官十一人以皇太后回鑾同班賀上　詔吏部侍郎魏良臣就充館伴使

秘書省校書郎兼權禮部郎官程敦厚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制曰攝宗伯之僚議常據古賜清閑之燕言切于時　太常丞吳棫罷以言者論其與孟忠厚偕行而專執一偏之私附會姦人之論以虧損中興孝治之美故也王明清揮麈第三録云吳棫浮沉州縣晚始得太常丞紹興間尚需次也娶孟氏仁仲之妹貧往依

馬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者論上表中含譏刺詔令分析仁仲辨疏以為久棄筆硯實託人代作孟雖放罪尋亦引閑秦會之令物色知假手于才老臺評遂上罷其新任蹤是廢斥以終案孟忠厚以十四年春自江東移會稽明清小誤也

秘書省校書郎陳之淵正字王璧並與外任放謝辭以言者論其本孫近所薦又附范同何鑄並肆其姦唱為弗靖也乃以之淵通判饒州璧通判福州

壬申命權工部尚書莫將知閤門事曹勛接伴大金第二番人使　尚書吏部員外郎江少齊送吏部與監當差遣右諫議大夫羅汝楫奏太后還闕有期普天同慶

而步齊方悒然不樂每謂金銀價置增長居民日以遷移天官顯曹異意之人豈宜叨據望行罷斥以靖國論故有是旨　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吳琦為利州路兵馬鈐轄知興州兼行營右護軍選鋒統制　癸酉鎮四軍節度使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與觀察使已上五人同班賀上後二日雄州防禦使士㰅等十人繼對皆以皇太后將回鑾故也　監察御史江邈遷殿中侍御史

甲戌御史中丞兼侍讀万俟卨為參知政事充大金報謝使上顧卨曰勉為朕行卨頓首謝上諭大臣曰和議既定内治可興秦檜對曰以陛下聖德漢文帝之治不難致上曰朕素有此志但寡昧不敢望前王檜曰漢文帝文不勝質唐太宗質不勝文陛下兼有之上曰唐太宗不敢望漢文帝其從諫多出矯偽檜曰文帝能容申屠嘉而太宗終恨魏徵其為真偽可見上曰朕謂專以至誠為上太宗英明有餘誠有未至也檜曰太宗之用

智誠不及文帝之性仁也上曰然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唐太宗即位不數年天下氣象一變兵力强而外國畏服人材盛而政事修舉此漢文帝所不及者然人主盛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不知所以為功文帝於此亦庶幾焉以其心術至誠故也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不及文帝遠矣

乙亥榮州防禦使帶御器械邢孝揚充大金報謝副使翌日遷孝揚保信軍承宣使官孝揚及万俟卨家各二人上念洪皓之忠命孝揚持金帛以賜卨至汴京其從吏有為人持書訪其子者邏使以為言卨曰兩朝以玉

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問安否耳發而視之如禹言次涿州又以南宮殿擔夫告者曰一行裝齋悉以車載不復調矣禹遜謝之乃止

丙子上諭大臣曰聞大金內侍有用事者今內侍中寄資有犯雖降官然俸物不減何以勸懲今小者有犯可恕即恕不可恕即撻之庶使知懼且云唐末內侍如田令孜輩羣唱為亂者良由天子縱之所致朕今在宮中都知押班御藥素號最親密者非時未嘗見見未嘗不

正色

己卯上謂大臣曰比聞大金中宮頗恣權不歸其主令所須者無非真珠鞍轡之類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則侈靡之意可見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彼侈心一開則吾事濟矣時金人又須白面猢猻及鸚鵡孔雀獅子猫兒上亦令搜訪與之上曰敵使萬里遠來所須如此朕何憂哉上又曰聞大金皇后擅政三省惟承后旨其主所言顧未必聽且后性侈靡至以真珠裝被追

集繡婦至數千人后日更繡衣一襲直數百緡其風如此豈能久邪自古權歸宮壼未有不亡者也

辛巳上奉迎皇太后于臨平鎮初后既渡淮上命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逆于道至是自至臨平奉迎用黄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普安郡王從上初見太后喜極而泣軍衛懽呼聲振天地時宰相秦檜樞密使張俊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及侍從兩省三衙管軍從上行皆班幄外太后自北方聞世忠名特召至簾前

曰此為韓相公邪慰問良久其後餉賜無虚月　武經郎馮宜民除名械送英州編管宜民為王次翁扈從禮儀使司準備差使次翁奏宜民在路妄造言語動揺人心今皇太后已渡江縁闕報北使再來宜民復肆妄説若不懲戒浮言不止故竄之此恐與王明清記皇太后渡淮愆期事相關

壬午皇太后還慈寧宫太后聰明有遠慮上因夜侍慈寧語久𠁊以順太后意太后令上早卧且曰聽朝宜早起不然恐妨萬幾上不欲遽離左右太后遂示以倦意

上不得已恭揖而退太后復坐凝然不語雖解衣登榻交足而坐三四鼓而後就枕嘗謂上給使者不必分宜通用之蓋分則自為彼我其間佞人布旨必肆閒言自古兩宮失懽未有不由此者後數日上以諭大臣且曰太后既歸宮中事一切不復顧矣詔扈從太后官屬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白諤等十二人皆遷官中興聖政龜鑑曰太后之未歸也則諭以至誠太后之將歸也則示以喜色臨平奉迎瞻慈容而感泣慈寧居養侍乙夜而忘疲壽慶啟燕稱觴舉儀雍雍乎其和也意有所向竭力供應肅肅乎其敬也當時父老童稚且嘆曰不圖今日聖神

母子重懽如此是其孝於事親也

癸未百官詣常御殿門拜表稱賀　張守表曰臣守言恭審皇太后回鑾已至行闕者五兵不用靜北徼之驚塵六騩遄歸嚴東朝之大養慶流宫壼懽浹海隅中賀歷觀簡冊之所傳或遇國家之大變冀一真于百罔訖正元之世無聞歌二聖之重歡初蜀郡之行匪遠矧隔要荒幾萬里絶音驛踰十年為母子以如初越古今而未有恭以皇太后道隆陰化徳協坤成奉警戒于先朝

盡劬勞于聖子從翠華而遠狩軫丹扆之深衷寢門莫展于晨昏使驛相望于道路無加于孝貴不足以解憂苟順乎親大可以刑四海原本脱一句修文德以來遠人迎翟輅以言還戢琱戈而不戰祥生和氣福簡簡而穰穰喜動慈顔樂融融而洩洩舊陪帷幄遠伏山林以未盡之餘年覩絶聞之盛事心存魏闕式同四表之歡目斷堯天徒上萬年之祝　毗陵張守劄子曰臣恭聞皇太后回鑾有期中外大慶仰惟聖孝感通神明敵國歸仁

上天悔既有此慶事㝱絶古今行正東朝永展大養臣以抱疴畎畝莫獲瞻望天顔少伸贊喜之私無任歡呼忭躍之至謹録奏聞謹奏

秀水朱勝非進賀上劄子

曰比者恭承皇太后歸御東朝慶自一人歡騰寰海此實聖上孝德通于神明天心昭答亦惟碩輔嘗總繁機謀國既深告猷有素致收成效迥絶前聞某叨被明恩屬當重任方時多故不敢自謀仰賴沈幾悉排浮議成茲偉績盡出睿謨克圖宗社之安肇自宫闈之慶非聖

神孰能與此顧臣子何力有焉豈圖鈞慈特枉珍翰述

邦家之盛事誠賢哲之用心褒借過優省循莫稱仰荷

謙德不勝感悚之至　詔皇太后姪韋彥章與補忠翊

郎閤門祇候

丙戌詔以皇太后還宮遣執政官奏告天地　左宣義

郎劉安常追毀所授文書特編管安常羅源人冒其兄

守禦免解恩中第後以捕盜改官至是為右廸功郎楊

傑所告鞫實而有是命

戊子上服黄袍乘輦詣臨平奉迎梓宫登舟易緦服百官皆如之己丑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及懿節皇后梓宫皆至行在寓于龍德别宫以故待漏院為之在行宫南門外之東帝后異殿始議奉安梓宫之禮或請姑寓僧坊太常少卿王賞曰孝子之事親思其居處宜和内禪退居龍德今宜綿蕝做行殿以治喪儀又議百官制服賞曰訃告始至已成服矣復服之非是特上與執事者常服改葬緦而已朝廷用之時梓宫既入境即承之以

槨命有司預製哀冕翬衣以往及是納槨中不改斂用安陵故事也百官服緦指揮在四月丁亥遷梓宮大槨指揮在六月丁丑用安陵故事指揮在七月丙申今史臣秦熺等曰案此係秦熺史論持議偏謬疑為後人攙入今姑存之上孝悌絶人前古帝王所不能及以二聖母后之在遠也憂思感傷戚戚無一日舒容舉足出言宸念未嘗少忘衣不重帛食不二味居處惟茅茨之陋自奉悉簡素有旨有能還二聖母后者王侯節鉞盡以充賞問安之使奔走道路殆無虛月終莫得金人要約建炎四年

冬十月御史中丞秦檜歸自金蓋扈從北狩者累年朝夕侍二聖旁方靖康之變金人立張邦昌咸北面以事異姓檜獨冒白刃不從抗辭乞存趙氏臨大節而不奪金人敬奉之故知彼之事宜為詳因曲折為上言之且念兵威未振知和好之未可通也既擢檜與政未幾為右相方圖維事機以濟大業時左相呂頤浩嫉之力加沮抑檜既去位悠悠積歲用事者趣辦目前無有任其責者紹興三年冬十月金遣李永壽來徒多端須求矯

詐無誠意春正月遣張誼等往北迓事亦弗濟七年春
正月何蘇自金中來報太上皇帝之訃上哀慟號哭遣
王倫迎奉梓宮不遂而歸八年春正月復往亦弗從上
哀毀過制居三年喪如一日每出薦奠號哭失聲涕泗
揮灑凡侍奉贊導之臣皆弗能禁止聖孝之美未易殫
舉上悼國步之多艱治功之未効且厭凡才不足倚也
求助益切三月辛卯復拜檜右相久益知檜忠誠而謀
謨可大有為也故議和之計決矣而左相趙鼎抑沮甚

力因修史加恩制密諭直學士院呂本中為制詞曰謂合晉楚之成不如尊王而賤伯盖豫為後日姦圖鼎為首相不復留意國事用兵則徒擅都督之名略無措畫及議和則陰懷首鼠于進對之際未嘗有可否陰結黨與肆為詆欺其負眷意如此廹秋遣通和之使而王倫等遂行後自金中還將及境矣和議之成否未能知鼎知不復任責亟為脫身自全之計力求解政又令其死黨張戒乞復留鼎設為詭辭誑惑天聽沮敗善類賴上

睿明不得肆其姦是年冬十二月達賚遣張通古至欲先盡還河南故地徐議餘事金誠意若是蓋前此未有也自使者入境以及行朝士大夫議論洶洶皆以為不可信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力詆大臣蘘必置之死地執政如王庶侍從如曾開李彌遜臺官方廷實館職范如圭等尤唱異論蠱惑羣聽其他不能徧舉蓋懷姦飾詐者但欲取一時市井虛名而利害不切于身初無體國親上之意故趨向如此既而輿地果復亟遣官省

治陵寢撫循民庶且經畫數路急切之政故陷身異域者有更生之幸亹亹來歸亟命韓肖胄報謝繼令王倫藍公佐迎梓宮及奉大母之歸既而金之次帥烏珠恚功之不由已出遂渝前日之盟拘留王倫但令藍公佐歸因引兵犯汴都而留守孟庾等率衆投降先是命劉錡以兵北戍以備不虞偶與敵遇于順昌錡于諸將中素號有謀與戰至十數捷音相繼以閒敵敗衂而退朝廷度必再入犯于是大修兵備十一年果竭衆以犯淮

西必欲以全取勝時遣三大將領兵進擊而岳飛陰有
異謀遷延顧望拒命不進韓世忠張俊皆屢與之戰殺
獲不勝計敵知我不易攻也率衆退走既班師主上聖
明察見兵柄之分無所統一凡有號召多託故不至于
出師之際又不能協力徇國家恐有緩急必致誤國大
事乃密與檜謀削尾大之勢以革積歲倒持之患一日
大廷宣制除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帥為樞密使副由是
天下兵柄盡歸朝廷矣然是舉也孰不以為善前此獨

無敢睥睨者有識之士方懼金人之平四方底定而此輩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測者今一旦悉屏聽命如玩嬰兒于掌股之上銷禍于未然既已協諸軍之公願謂自此願盡死力遠近歡呼切歎睿斷英果措意弘遠知敵不足憂而太平可指日待也上既日新厥德內修政事專任一德之臣以為腹心並練甲兵治財賦悉豫為之圖敵勢數不利又知我之有備設施措畫赫然驚人規模出其意表而戰勝攻取兵威勝強非前日比且虜

後悔之及遂縱莫將韓恕以歸二人者使敵中被留閱歲且半無故聽歸其意蓋必有在冬十一月果遣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副必欲連和時衆議紛紛莫以為然謂當墮其計中矣上以宗廟社稷之重下愛惜生靈且念梓宮未還母后兄弟久隔亦灼見敵情保其無他奮然獨斷檜力贊上以為圖謀和議今踰十年矣前此烏珠爭功故敗成事今茲之來乃自為盟主敵善意也機會不可失無可疑者遂斥浮言排異議從其所約一意

迎奉之圖既遣何鑄報謝逮至敵庭黙然無一言而返
梓宮及母后之還亦弗知也鑄自御史中丞遷簽書樞
密院事固宜與聞國論之餘而猶持異意且疑貳而亟
圖歸則今日之舉非君相合德深見事情曷克有濟初
岳飛擁重兵據上流者累年稔成罪釁日圖反叛至是
皆暴章首告繼踵逮核實于天獄悉得其情逆狀顯著
審覈無異飛與子雲及其黨張憲皆賜死于是天討有
罪故桀傲者懍懍知畏咸奔走承命之不暇而改刑修

明國勢益尊強矣臣等竊惟金人為中國患今十八年
矣唯修好通和寳今日至計前後用事之臣費日窮年
未有以為意者淵衷監觀利害既審任玆大事實難其
人爰出獨斷復命檜而相之其大節孤忠奇謀遠識蓋
察之有素矣檜亦感不世之遇自任天下之重精白以
承休德不退縮以避事不猜忌以妬功不疑貳以敗謀
不矯激以沽譽其圖事揆策料敵制勝咸仰契聖心用
能夙夜自竭以符特達委任之意敵亦知所畏服無復

敢肆有請必從不懲于素故上以安宗廟下以保黎庶送往事居又足以副天子寧親之孝一舉而衆美具焉無不悉如其意成效章章若此向之拱手以幸失騰口以興訕者皆歎服聖謨之不暇赧然羞汗悔前非之無及矣然是舉也危疑險阻蓋備嘗之非獨檜翊贊之難任檜之為難也書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徳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又曰徳惟一動罔不吉故臣等于今日之事亦云呂中大事記曰紹興十年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于秦檜而檜傲然

不動順昌既捷之後北竄趙鼎而人無敢言矣柘皐既捷之後盡罷諸將而兵隸御前矣向者戰敗而求和今則戰勝而求和矣向者戰敗而棄地今則戰勝而棄地矣向者使命之費猶有限今歲幣銀帛各三十五萬匹兩而賀禮又有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匹矣岳飛復唐鄧張俊吳璘復商秦吳玠復方山和尚原皆閒關百戰而後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盡割入于敵聽其分畫矣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樊賓宗綱田荊州皆累年經理而後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敵創屯田軍于河南矣吾國之民不肯入敵殺之猶不從而朝廷必以與敵使遺黎飲泣內恨而中原之人心失矣李世輔不顧其親來歸烏珠引避其忠今乃置之謫籍而中原豪傑之心失矣士大夫陷沒敵中家屬有在中國者徇敵人之情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井阱而吾國衣冠之氣沮矣張俊深忌劉錡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錡戰不力遂與檜謀斥錡而殺飛而天

下忠憤之氣皆沮矣　何俌龜鑑曰我高宗皇帝所以徇奉春之拙謀壞祖生之壯志蓋仁孝之心有所感觸而不能不爾也故寧忍嫚書之恥而不忍廢務在養民之事寧割鴻溝之半而毋寧輟未央稱壽之儀敬覩聖訓有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于講和非怯于用兵也若敵國交惡天下受弊朕實念之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仁又曰北望庭闈踰十五年幾于無淚可揮無腸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屈己奉幣者皆以此也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孝

是月朝廷答金國都元帥宗弼書許以陝西地界紹興講和録

皇朝答書仲秋漸涼伏惟某官鈞候萬福還歸備言國公恩德不敢弭忘專人來又承書翰豈勝感荷所諭陝西地界大約已定鳳成階祐四州已荷恩照前日所納地圖乃是侍輔情契不敢自外今蒙諄諭何敢固必

已令鄭剛中遵依五月中已報公文内備坐已降指揮分畫去訖其商州亦當屬上國並令鄭剛中等差官交割今當不住催趣也前日闗内止是告求川口闗隘去處故不言及商州亦乞賜察淮北人民願歸鄉者更不禁約據誓表中明言經官陳理今當遵依來詔許其自陳至若文字往來告請指揮止令就泗州及鄧州闗報庶得沿邊官司專一承領不致差失從來邊州多是用此體例望詳度也北人及張中孚兄弟張孝純宇文虚中王進家屬見行津遣所有稽遲皆有因由只如虚中家屬往就趙恬遲留見已重作行遣勒停趙恬又專遣内侍許公彦前往迎押師瑗到上國日可以質問也杜充家口尚在廣州實緣當時帥臣連南夫縱其自便近還行遣南夫落職名又督責見今帥臣陳橐于當時經由州軍已行根刷猶未見得著落只是尋見便當馳報鄭億年過蒙恩念特為取降聖旨已令遵守其他俟報謝使副早晚啟行别得上狀時中伏乞善保鈞重謹奉

宣　啟不川陜宣撫副使鄭剛中遣選鋒軍統制兼知鳳州楊從儀鄜延經畧使兼知成州王彦閤門祗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寧之偕割陜西餘地金人遣朝奉郎直秘閣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原以大散關為界于關内得興趙原為控扼之所先是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邵隆在商州幾十年披荆棘立官府招徠離散各得其心自金人敗盟之後屢與敵戰

雖嘗暫棄其城俄即收復終不肯去至是割界金人以隆為陝西節制司統制隆怏怏不已嘗密遣兵為盜以刼之秦檜怒久之以隆知辰州　自休兵後川陝宣撫司及右護軍分屯三邊與沿流十七郡興城階鳳文龍綿劒利閬西和州大安軍興元府及房州之竹山縣按前後文此註應補入金洋潼川三處興州吳璘所部僅五萬人興元楊政所部僅二萬人金州郭浩所部僅萬人惟興州屯兵最多至二萬有奇興元府利州魚關各萬金州六千洋閬各五千皆有奇西和劒三千而贏

鳳綿階三千而弱成州大安軍二千而羸潼川千有奇文龍二郡與房州之竹山皆數百馬之籍萬三千計興州境内為七千而弱關外四州為三千而羸此其大槩也自諸將所屯外凡關外沿邊待敵去處則三都統司每春秋二仲遣兵更戍成州界四千六百三十人照應秦州道路岷州界九百二十五人控扼熙鞏秦州道路鳳州界三千八百五十人控扼鳳翔府一帶道路與元府界千二百六十二人洋州界千一百二十四人並照

應岐雍一帶道路金州界一千六百人控扼商州永興軍一帶道路合興州界戍卒共萬四千人又置烽燧四路凡一百六十二烽早晚舉火傳報平安此其大畧也分屯更戍烽燧等事以四川宣制兩司事類修入必非一年事今因分畫地界附書之蓋必地界以定而後如此措置也

九月庚寅朔上行奠酹梓宮之禮　入內內侍省押班提點慈寧殿藍珪言奉皇太后聖后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懿節皇后下項忌日詔報禮部

辛卯尚書左僕射秦檜乞罷政詔通進司勿受章奏臨安府毋得令家屬出門

癸巳有司具送金國禮物常幣外有金器極精巧上謂宰執曰此上皇時所用朕不欲饗之交隣國以息兵養民朕之志也上又言徽宗顯肅之疾皇太后躬親扶侍及啟手足又與淵聖同辦後事懿節之葬也亦然今三梓宫之來皇太后與淵聖呼當時躬葬事之役者待其畢集然後啟殯其思慮深遠如此

甲午秘閣修撰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王�陞集英殿修撰以奉迎東朝之勞也餘人皆進一官　右奉議郎知劔州劉時為陜西轉運判官

乙未少保鎮潼軍節度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為樞密使時秦檜當為山陵使而不欲行故用忠厚徐夢莘北盟會編云秦檜欲去張俊樞密之任乃除孟忠厚樞密使非也　端明殿學士樓炤陞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將遣使北也

丙申樞密使孟忠厚為攢宮總護使户部侍郎張澄為

橋道頓遞使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忠為都護内侍衛茂實為鈐轄山陵非宰相護送自秦檜始忠厚乞攢宮有待報不及事一面奏知先次作聖旨行下從之忠厚所奏以紹興三年九年十月己巳吳益申明狀修入日歷無之

集英殿修撰江南東路轉運副使王晪為兩浙路轉運使應副攢宮　金國人使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賢等朝辭詔參知政事万俟卨就驛伴宴

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綦崈禮卒于台州詔贈

官推恩如故事宗禮為秦檜所憾所得遺澤其家畏懼不敢自陳士大夫亦無敢為之保任者焉

戊戌梓宮殿攢　詔奉慈寧宮錢二千萬緡帛二萬一千疋綿三千兩羊千有八十口酒三十六石月俸萬緡冬年寒食生辰各二萬緡生辰絹萬疋春冬端午各三千疋冬綿五千兩綾羅各千疋臨安日供斗酒三羊節序羊十八口共成此數

辛丑尚書左僕射秦檜上所撰徽宗哀冊文上諭檜曰哀冊極佳蓋語皆紀實故也鄉昭慈挽辭衆人所作文

雖可觀皆不及實朕當時所撰有俯隨遺誥日猶似御筆時要紀實耳　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黄敦書以迎護之勞陞職一等左朝散大夫淮東轉運判官紀交直秘閣　樞密院言昨降旨不得詆斥大金尚慮行移之間或有違誤理宜申飭詔中外官司常切遵守時金國都元帥宗弼又遣使來言邊吏以兵出塞朝廷亦遣書報之紹興講和錄皇朝又書某啟秋凉伏惟某官鈞候萬福專使兩辱惠問感荷契愛垂諭上國講修和好開示大信含生蒙福遐邇同之此敝邑之幸也敘謝之誠言不能盡切聞元帥府自班師之後每常丁寧諸

路帥守應守把兵官吏人等咸使仰體德意謹守封疆不得生事如此處制則天下安六合之外四海之內孰不欽服又聞近日諸處申逹北界人馬無故侵掠及諜盡出入至于收納叛人强奪鞍馬又縱草寇攻掠縣道殺傷官吏驅擄人畜焚毁舍屋及假裝飾以草冠爲名公然犯界驚擾百姓遠煩聞諭不勝駭愕雖是聽聞未及已蒙矜恕然邊吏妄作不遵約束甚不稱其畏天事大之誠意已備録所示付四川宣撫鄭剛中根刷南來人馬依數交割與對境州軍取收管公文仍令沿邊諸將不得令人過界刼掠收接投來人馬令出榜界上曉諭庶得疆埸安靜人民樂業信義敦篤垂裕無窮少副來誨還歸知恩有自己就報謝使副賫書信布叙前書所諭陜西地界亦已別修報書向寒切冀倍保鈞重不宣

壬寅大赦天下制詞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

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其詞給事中直學士院程克俊所草也

癸卯右承務郎邢孝肅孝寬並直秘閣二人皆懿節皇后弟也　禮部侍郎施坰乞川陜進士赴殿試得同出身之人與免銓試從之

甲辰詔大金人使下三節人並許于宫門外上下馬

乙巳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冀國公秦檜為太師封魏國公是日檜入朝至殿門外

上遣幹辦御藥院江諮賜以玉帶使服之而入檜辭上曰梓宮歸葬慈寧就養皆卿之功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會要在十月十八日進封誤也詔福建官買茶送榷場上諭輔臣戒有司即償其直

金主遣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劉筈奉國上將軍禮部尚書完顔宗表來丙午朝見朱熹撰張浚行狀云公去國後每使至金主必問公安否方和議初定國書中有不得輒更易大臣之語蓋憚公復用也案紹興講和録有金國主書三烏珠書七並無此語或又别有書姑附此當求他書參攷

戊申新玉輅成上觀于射殿　詔金國誓書藏内侍省紹興講和錄有誓書　參知政事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錢愐副之王明清揮麈錄稱上欲誅次翁秦檜令出使等事已見八月丙寅皇太后渡淮注　給事中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資善堂翊善程克俊充翰林學士　敷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資善堂翊善秦梓陞敷文閣直學士權直學士院檜言臣兄老于翰墨自聖明所知今玆除授非臣敢預但以臣新被優恩躐正公槐之位一門並受寵命

恐盈滿延災伏望許臣回授與兄進令職名不許　權尚書禮部侍郎施坰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大常少卿兼實録院檢討王賞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録院修撰尋又兼侍講　秘書郎秦熺試秘省少監

庚戌引見大金人使中書侍郎劉筈禮部尚書完顏宗表既見命樞密使孟忠厚就馹宴之筈等丙午日已朝見此日乃再引見也熊克小歷于此始書之蓋誤紹興講和録有國書

辛亥上謂大臣曰朕戒慈寧殿諸人凡有闕毋得白太

后第來白朕蓋太后年已六十惟冐中無一事動作如意即壽考康寧無窮矣　起復檢校少傅寧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張中孚開府儀同三司起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張中彥為靖海軍節度使二人將北去故特遷之　中書舍人兼侍講李易試給事中　起居郎張廣起居舍人楊愿並試中書舍人愿仍兼修玉牒熊克小歷于此書張廣罷中書舍人實甚誤矣廣于此始為舍人其罷乃在明年六月

壬子金國大使劉筈等往上天竺寺焚香自是以爲例

進士孔履常特補右迪功郎以上書可采也

甲寅詔僞福國長公主李善靜決重杖處死初皇太后既還宫内人楊氏告其詐妄詔殿中侍御史江邈大理卿周三畏治之内侍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李愕亦自北還言柔福帝姬在五國城適徐還而死紹興十一年五月還父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中立訴于朝于是善靜具伏開封人少居乾明寺以試經爲尼初爲金人所掠有内

人張喜兒者言善靜貌似柔福帝姬即偽稱之後恐事覺脫身走河陽三衢身于人同知大宗正事仲的聞而迎之至鄜陽復爲劉忠所掠然後入韓世清軍中自受封以來所得俸賜凡爲贓四十八萬緡法當絞詔處死宣政使明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宫馮益宗婦吳心兒坐驗視失實益除名送昭州心兒千里外州並編管駙馬都尉常德軍承宣使高世榮所授官仍追奪初善靜賜第漾沙坑坡下驕蹇自恣積殺婢妾甚衆皆埋第

中尋以孟興皇太后連姻心兒宗室婦免編管時世榮父公繪累遷武經大夫達州刺史閤門宣賛舍人世榮後以父任爲承信郎云熊克小歷載此事于辛丑蓋誤今依日歷附此　奉國軍承宣使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知金州兼樞密院都統制郭浩改金房開達州經畧安撫使　中書舍人楊愿假戶部尚書左武大夫宣州觀察使知閤門事何彥良假奉國軍承宣使賀金主正旦器幣視生辰之數自是以爲例熊克小歷載遣生辰正旦四使在九月丁巳誤也生辰使已先見五月乙未愿等九月丁

已乃降旨借官克不細攷耳

先是金人求真珠鞍韉等物秦檜以誓書不遣泛使乃諭盱眙軍令録事參軍孫守信往泗州諭守將周金令具奏達俟遣彦良出使附行此據徐夢莘北盟會編附入但夢莘以爲秦檜作書與知盱眙軍向子固柔子固今年十二月方除盱眙或因此移附本月

而皇太后歲遺金主之后禮物亦以鉅萬計熊克小歷載此事于二十一年二月今移附此

乙卯懿節皇后靈駕發引顯肅皇后次之徽宗皇帝又次之是日上緦服啟奠祖奠于龍德宫吉服還内

丁巳尚書右司員外郎鄭樸為起居郎　禮部員外郎程敦厚為起居舍人　直秘閣夔州路提點刑獄公事何麒試太常少卿

戊午尚書度支員外郎李椿年為左司員外郎　屯田員外郎李若谷守右司員外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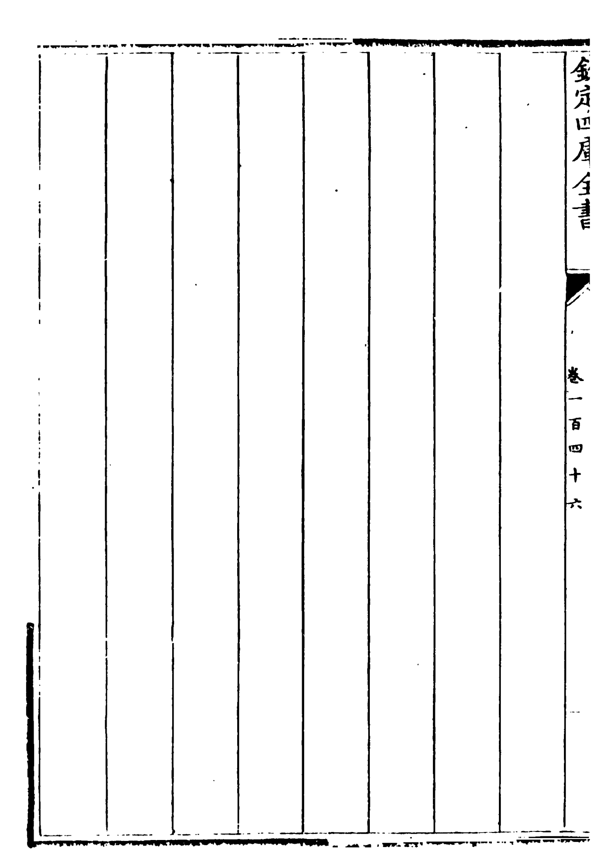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六金人地名攷證

烏凌阿 原書作烏陵誤改見卷一

達蘭 原書作撻辣誤改見卷一

烏珠 原書作兀术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二年冬十月辛酉起復右奉議郎添差提舉兩浙路市舶胡彦國候令任滿日令再任從所請也

壬戌詔修臨安城 詔張憲妻子分送封州程江興化軍居住

癸亥右朝請大夫福建路轉運副使陳敏識主管台州

崇道觀坐昨任江東漕臣職事廢弛專務迎合應副縻費官錢故也　嶶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陳公輔卒

甲子吳國長公主乞為其子潘長卿粹卿落階官上謂宰執曰合落階官此趙鼎之失凡事須得中乃可行鼎以魯國大長公主子為使相似太過吳國長公主之子不落階官似不及朕嘗問之鼎乃以錢潘二家子弟賢否為對此其失也　既而奏魯國大長公主復援粹卿例

乞除其子錢愷正任上亦許之言者以為互相扳援非
先朝舊制命遂寢錢愷事在十一月乙未
乙丑上謂大臣曰天下幸已無事惟慮士大夫妄作議
論擾朝廷耳治天下當以清淨為本若各安分不擾朕
之志也　詔中外臣民自令月丙寅後並許用樂初以
梓宮未還故輟樂以待迎奉至是太母還宮將講上壽
之禮故舉行焉　秘書省校書郎何若守監察御史
丙寅權攢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會稽之永固陵懿節

皇后祔陵在昭慈聖獻皇后攢宫西北五十步周地二百二十畆并林木為錢三千八百緡有竒其後昭慈永祐二攢宫歲用祠祭錢八千四百餘緡修繕錢五千緡悉以紹興府當輸内帑錢供其費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言比者王庶有道州之敗而通判州事孫行儉鼎新行衙為庶安泊之所郡守慮其累已止之不從其無忌憚甚矣望將行儉罷斥仍令庶不得占行衙居止庶以平一方嗟怨之氣詔行儉送吏部與廣南監當差遣餘

如秦而庶死久矣汝檝所言蓋守臣田如鼇發之（胡銓跋戒諭和議詔書稱舂陵守臣如鼇劾樞密王公庶蓋措此也）

辛未右承事郎監潭州南嶽廟賜緋魚袋劉堯佐堯仁正平並直秘閣主管台州崇觀道三人光世子若孫也光世以皇太后還宮自永嘉力疾入見故有是命

乙亥翰林學士兼侍講資善堂翊善程克俊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秦檜之除太師也克俊草其制詞有曰廟莫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惟君子以

為必歸檜大喜之　詔川省宣撫司都統制楊政令本司津遣赴行在奏事

丙子尚書刑部侍郎周聿罷以言者論聿頃被命出使託疾遲留故也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讀兼實錄院修撰王賞兼權直學士院　御史臺主簿李潤為監察御史　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鄭億年充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仍賜田二十頃思數視執政時中書舍人楊愿出使秦檜因以寧

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張中孚靖海軍節度使張忠彥還金國此據徐夢華北盟會編凡士大夫北留者家屬悉遣此據宇文虛中行狀惟億年得留焉

丁丑太師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進封秦魏國公用蔡京故事也檜辭不拜　太傅樞密使廣國公張俊進封益國公

戊寅追封皇太后曽祖贈太師惠王韋舜臣為廣王祖贈太師德王子華為福王父贈太師魯王安禮為兗王

母秦越國夫人宋氏為陳魯國夫人　詔成都府路轉運司收買川錦二十萬緡潼川府路轉運司收買青絲𢹂𫄧綾三十萬緡凖備禮物使用　右武大夫相州觀察使李愕等四十四人推恩有差以扶護梓宫萬里勤瘁故也

庚辰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何鑄責授左朝奉郎秘書少監徽州居住時殿中侍御史兼權侍御史江邈論鑄之罪謂鑄日延過客密議朝政以欲緩岳飛之

死上誣聖政以破和議為能以孫近李光范同之論為是而又以已在言路未嘗論列數人之罪為賢嗚呼岳飛反狀中外共知而可緩其死乎和議為今日明效大驗如此嚮使陛下持論不堅無一德之臣可以倚仗而為鑄等數人之所搖則和議決不復講而陛下豈復有色養之懽乎伏望將鑄遠竄遐荒使與同惡之人均其廢放故有是命起官舍人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草責詞極其醜詆至有家本書佐行同穿窬之語云　詔諸路

常平使見賣官田並令見佃人增租三分如不願增者許人刻佃後詔轉運提刑司官田亦如之後詔在十二年二月辛酉二十一年九月戊戌所書可攷辛巳起居舍人程敦厚兼侍講直秘閣淮南東路轉運判官紀交陞直敷文閣知楚州省鎮江府沿江安撫司熊克小歷行庚辰蓋誤詔廣西欽廉雷高化州所産鹽並令官賣內鎮州所收錢赴鄂州軍前交納先是有旨罷二廣官賣鹽後又詔廣西鹽八分客販二分官賣充漕

計至是欽州鹹土生發歲產鹽三十餘萬斤論者以為商人不通請復官賣許之而廣東轉運判官范正國代還亦言本路上供及經費皆仰賣鹽息錢客鈔既行遂或闕乏望令本路軍屯駐軍馬去處許依客人買鈔請鹽各就本州出賣所得息錢專充軍費庶免上煩朝廷應副實為利便不從（正國奏請在十三年四月辛酉）

壬午太傅醴泉觀使福國公韓世忠進封潭國公　太保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改封楊國公　工部員外

郎蓋諒罷以潼川路漕司言其奉使川陜所至輙受供餽故也　直徽猷閣知撫州張洸移知永州　詔非泛假日令百司諸路休務如舊以權禮部侍郎王賞等言令來邊事平息故也

癸未秘書少監秦熺兼崇政殿說書　詔車輅院復置官吏

甲申皇太后生辰燕于慈寧宫始用樂上壽

丙戌右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榮嶷為成都府

路轉運判官（紹興十一年九月癸卯注王明清所云秦檜深恨趙鼎欲加害事恐可修潤附此）

故內殿崇班李從約特贈武翼大夫故妻永嘉縣君劉氏追封安人以皇太后初因從約入宮故也

丁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直學士院資善堂翊善秦梓陞兼侍讀右武郎幹辦御輦院呉益帶御器械　詔福建專置提舉茶事官一員置司建州先是建州歲貢片茶二十餘萬斤（省額凡二十一萬一千斤）葉濃之亂園丁亡散遂罷之（建炎二年）以市舶官兼茶事上祀明堂

于臨安始命市五萬斤為大禮費（紹興四年）已而都督府請如舊額發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北檢察福建財用章傑以片茶難市請市米茶許之轉運司言其不經久乃止既而官給長引許商販渡淮及興榷場遂取臘茶為榷茶本（令年六月）尋禁私販官盡榷之上京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令年九月）及是將鬻建茶于臨安始別置提舉官專一買法

是月川陜宣撫副使鄭剛中自河池移司利州舊宣撫

司率居綿閬之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然饋餉不繼人以為病至是已罷兵剛中乃還居益昌以省費既而剛中欲移屯一軍都統制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宣撫欲移軍而都統制不肯剛中雖書生不畏死也聲色俱厲政即日聽命

十有一月己丑朔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張浚以赦恩封和國公時政寓居長沙葢屋六十楹以奉其母万俟卨為中執法論浚卜宅踰侈至擬五鳳建

樓秦檜白遣屯田員外郎吴秉信以事至京湖有所按撿庚寅詔特引對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産可辦反以檜意密先之歸而奏其實事遂寢日歷十一月庚寅有旨吴秉信令閤門引見上殿甲午屯田員外郎吴秉信前去京西等路幹辦公事引見進對不知何事也朱熹撰張浚行狀云檜既外交仇讐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詐言兵事自以為時已太平日為浮文侈靡愚弄天下獨忌公甚中丞万俟卨希檜旨論卜宅僭擬至欲五鳳建樓上不以為然檜遣朝士吴秉信以佗事至湖南有所採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産可辦不覺歎息反密以檜意告公而歸且奏其實檜黙秉信案日歷秉信今年十二月己未還密院檢詳此時使尚未回所謂以官爵誘之者是也然秉信十四年二

月除右司員外郎其制詞云庀官樞省之聯案視湘潭之境勤勞靡憚詳練有聞後一十餘日又遷起居舍人則非使還即被黜矣其年五月樓炤罷言者指彖信為黜黨罷右史知江州不知信何以云爾且附此更須詳攷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藺整卒

辛卯詔自今宰執初除及轉廳銀帛並全賜　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俞俟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壬申左中大夫參知政事万俟卨資政殿大學士左朝奉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億年並進秩二等昭宣使

吉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知宋唐卿為宣政使福州觀察使以按行覆按攢宮故也二司官官屬四十有二人各進官一等選人無資可循人改合入官　集英殿脩撰兩浙路計度轉運使王晚陞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　太師秦檜故母秦國夫人王氏追封秦魏國夫人以檜辭兩國之封乞回授也　左朝散郎黃達如言太后回鑾梓宮還闕兹為盛事望宣副史館仍令詞臣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然後褒功罰罪大明黜陟將前日畀

論沮論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議者重加旌賞庶上慰
徽宗二后在天之靈少紓太母留滯抑鬱不平之氣詔
禮部侍郎兼實錄修撰王賞編修副史館達如建陽人
嘗知南雄州以贓罪爲提點坑冶官韓球所按代還奏
事乃上此奏焉熊克小歷以達如爲左朝奉大夫蓋誤 直敷文閣兩浙
轉運副使張滙直秘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叔
獻各進職一等右宣教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吕
用中右朝請郎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王鈇並直秘

閤以盖忠厚言應辦無闕故也于是總護頓遞二使官屬皆遷官有差

癸巳太傅樞密使益國公張俊為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清河郡王初太師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俊居位歲餘無請去之意檜乃令殿中侍御史江邈論其罪邈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為宅基大男楊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

師中擁兵于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上曰俊有復辟功無誅反之事皆不可言會樞密使孟忠厚竣事還朝而邈又言俊之過俊乃求去位遂有是命（熊克小歷稱侍御史江邈數言俊之過蓋承林泉野記之誤邈此時第以殿中權侍御史邈劾俊語據趙甡之遺史增入當求全章書之）

尚書戶部侍郎張澄權本部尚書（熊克小歷依本部題名繫之去年十一月丙子此月己亥又書之蓋重疊差誤）

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坊場戶貴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産六兵火後稅籍不

信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稅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故稅不行且言臣聞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奇今按其籍雖三十九萬餘然實入二十萬耳詢之士人其餘皆欺隱也皇考按覈實自平江始然後行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曰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正緣經界不正若行之誠公私之久利也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

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為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從之熊克小歷于此書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言云云蓋李椿年實自都司上此奏乃除浙漕爾

甲午三省行首司言秦檜依舊魏國公緣係三公合行鎖院降制詔止令尚書省給降勅命其告更不別給

左朝散郎黃達如為監察御史　尚書左司員外郎李椿年直顯謨閣為兩浙路轉運副使

乙未檢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

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為少保錄復土之勞也國朝故事未有以保傅為管軍者論者惜之　侍衛親軍軍馬都虞候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觧元為保信軍節度使錄迎扈之勞也元不及拜而卒

詔孟庾家屬移信州居住

丁酉左朝散大夫直秘閣知盱眙軍沈詔貶秩一等坐擅報北牒故也詔尋以憂去

戊戌進士出身趙公傳特補左修職郎以公傳援紹興

八年彥端例有請也自是遂為故事

己亥詔太學養士權于臨安府學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謂宰執曰太學教化之源宜復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于鼎沸之中令兵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令當舉行之乃命禮部討論取旨　言者請申嚴貶謫人不得輒入國門之禁令御史臺常切覺察按劾從之

詔皇太后回鑾士人曾經奉迎起居及獻賦頌等文

理可采者令後省看詳申省取旨時獻賦頌者千餘人而文理可採者僅四百人大理正吳奐頌曰輔臣稽首對揚聖志惟斷乃成願破羣異有司奏為第一左承議郎知真州張昌次之詔有官人進一官進士免文解一次于是吳縣范成大亦在數中奐江寧人成大雩子也庚子命内侍王晉錫作崇政垂拱二殿時言者請復朔日視朝之禮而行宮止一殿故改作焉崇政以故射殿為之朔望則權置帳門以為文德紫宸殿按射則以為

選德策士則以為集英垂拱以故内諸司地為之在皇
城司北

辛丑言者論陛下斥逺姦邪與腹心之臣一徳以定大
計大功巍巍超冠古昔臣愚慮前日不得志之徒未即
丕變作為不靖有害治功伏望屏置逺方終身不齒詔
榜朝堂　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劉子羽提舉江州太
平觀以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
也先是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逺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

厲器械備舟檝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復職非出已意不悅至是益怒諷汝檝論其罪遂罷歸　和衆輔國功臣太保護國鎮安保静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楊國公劉光世薨于行在年五十四詔贈太師輟視朝二日贈銀帛二千匹兩子孫甥姪進官者十四人又東幹辦内東門使李存約主葬事上臨奠謚武僖光世疾革援例乞免其家差傜科斂上亦許之中書舍人張廣持不可乃止光世早貴其為大將御軍姑息無興復志論者以此

咎之先世乾道八年追封安城郡王開禧元年又封郡王熊克小歷載先世薨在今年正月蓋朴泉野記之誤而克又因之

壬寅秦魯國大長公主薨于行在年八十六公主上曾祖姑也故事舉哀成服時以具慶之朝故不講但輟五日朝謚曰賢穆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己卯加明懿二字

丙午詔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王庶令敕更不檢舉寶文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曾開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遜並落

職先一日右諫議大夫羅汝檝入對言陛下近可臣僚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日先務然方和議之初譏謗紛然往往出于庸愚無知不足深誅其間懷姦以害成挾衆以求勝者在宰執則趙鼎王庶在侍從則曾開李彌遜是四人者同心併力鼓率其黨必欲力沮是事而後已是宜明正其罪可也然開與彌遜尚以美職食祠官之禄失刑為甚伏望特加貶斥以快公論鼎庶見在謫籍依近降赦文恐合量移乞免别行竄

從姑令有司勿復檢舉故有是命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草制曰方同惡而相濟肯信君子以為必歸逮寧親而解憂是宜國人皆曰可殺時庶已死而秦檜未知也

恊忠大夫宣州觀察使御前統制趙密落階官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密張俊愛將也俊薦用之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于紹興府年七十二上知其貧特賜錢三百緡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昭信軍承宣使王勝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

都統制初張俊在行府以事憾勝責送建康軍中自効時王德權管軍事俊謂德與勝素不協必殺之德見之喜曰我為王夜叉汝為王黑龍非我二人誰可相親者乃厚待之俊罷樞密勝潛至行在見韓世忠會解元卒遂有是命王勝除月日歷不載徐夢莘所編在此月故于解元致仕日書之夢莘又云勝潛至行在見韓世忠世忠藏于家一日世宗具筵會名醫師王繼先飲燕酒行世忠出勝拜繼先為父繼先見上言勝可大用遂有都統制之命

丁未德慶軍節度使提點皇城司先大金報謝副使錢

恂特起復　祕書省正字范雩為校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初除檢討官也　左承事郎陳誠之為祕書省正字舊制廷試第一人歷任回始得館職至是秦熺已為祕書少監故誠之亦有是除熊克小歷載此事于十三年二月蓋據本省題名也然題名乃以供職日為始非初除之日克小誤

戊申右宣教郎王會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會㬇弟也

庚戌少保樞密使信安郡王孟忠厚罷為少傅鎮潼軍節度使判福州忠厚使山陵還言者引故事論列而有

是命王明清揮麈後錄云元符末章子厚爲永泰山陵使子厚專權之久人情鬱陶有曾誕敷文者作詞略云草草山陵職事厥厥羅相情懷謂故事也紹興間會稽因秦會之為固位之計屏除孟仁仲為樞密使以代其行仁仲不悟其機事竣猶入國門會之怒諷言路引以論列出典金陵左承事郎張戒皆勒停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論異議之人尚有偶逃憲網者張戒是也按戒最為趙鼎所厚鼎既罷詆和議戒巧相迎奉茍可以沮是事者無不為也未幾鼎罷相陛下灼見其姦亟行罷黜遂往依岳飛于江夏則其趨操可知故黜之

十有二月己未朔上謂宰執曰秦熺論唐文皇之文華漢文帝之文實程克俊曰聖人之文與衆人異陛下聖學高妙施行治具得斯文之傳矣秦檜曰堯稱文思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周文王世世相傳止于此上曰然

給事中兼侍講李易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以疾自請也

司農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胡紡罷

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論紡頃守江陰日奴事董旼等三人因得韓世忠幕下幹辦見世忠被召為樞密乃發數

人之私殿中侍御史江邈亦按論紡奴事大帥官屬賴以為地他日事異又極力擠之不啻仇讎故罷汝檝所云蓋敢與溫濟耿著也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師心為尚書右司郎中 尚書屯田員外郎吳秉信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秉信使京湖未還也 將作少監米友仁為尚書屯田員外郎友仁芾子也（芾淮陽人嘗為禮部員外郎） 上愛芾書蹟嘗刻石為十卷友仁浮沈州縣數十年紹興以後纔被除擢焉（此據曾慥百家詩選引）

庚申右奉議郎直秘閣方滋落職以言者論滋頃因常同為中丞日密薦之于趙鼎遂得書局自為秀守凡遇遷容必欵延厚遇以結其他日復用之懽故也　鄉貢進士董自任永免文解充太學録自任永豊人獻所著春秋總鑑于朝起居舍人程敦厚言其論盟于宋暨齊平之類皆得聖人之遺意有出於先儒之表者故録之

辛酉言者乞復武舉詔送兵部　太府寺丞向子固直秘閣知盱眙軍措置榷場後二日賜子固三品服　童

子張巖叟九歲其弟巖卿七歲能誦書詔並免解一次仍以束帛賜之

癸亥擢工部尚書莫將充敷文閣學士知明州

甲子上曰朕以財賦養天下士大夫以天下公器處天下士大夫要使人盡心職業朕何愛爵禄哉

丙寅上常服秦魯國大長公主第臨奠詔子孫皆進官一等孫四人曾孫三人玄孫一人並補京官仍令台州應副葬事

已巳監察御史黄達如為尚書吏部員外郎時江浙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韓球奏達如贓狀明白錢物數多詔處州取勘是月辛酉達如辨數不已乃有是命

庚午禮部乞太學養士權以三百人為額上曰太學師儒之官雖選經術當先德行要使士子化之以厚風俗

太常博士劉燦乞隨宜修㧞禖壇事下禮部後築于臨安府城之東南

少傅新判福州信安郡王孟忠厚與觀文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知建康府葉

夢得兩易時海寇朱明連歲作亂環閩八郡皆被其毒

乃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　詔福州故相余深

家所藏監書令憲臣說諭投進取旨推恩　明州言州

民楊慶紹聖中六次取肝割乳以療父母詔旌表門閭

辛未武顯大夫江南西路兵馬鈐轄劉光時知利州酈

瓊之叛也光時為所刼以去劉豫用為大名府副總管

以復疆得歸

壬申太師秦檜等上重修六曹寺監通用敕令格四十

七卷中明六卷看詳四百十卷詔頒行之

癸酉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護國軍承宣使御前統制兼樞密院都統制李顯忠為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顯忠在池州引疾求去故有是命顯忠時年三十有二　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安遠軍承宣使建康府駐劄御前選鋒軍統制王進為池州太平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代李顯忠也進為都統制不恤士卒惟厚結王繼先及諸内侍士卒皆不喜之此據

徐夢莘所編附入

乙亥將仕郎毛公亮獻徽宗皇帝御書百軸詔小璽宸翰皆人偽為之可令大理寺根治　景福殿使奉國軍承宣使入内内侍省押班邵諤為延福宫使宣政使德慶軍承宣使入内内侍省押班衛茂實為宣慶使皆以郡亭驛成推恩也

丙子左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熊彦詩知永州彦詩坐趙鼎客閒廢累年及是秦檜除太師彦詩以啟賀

之有曰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獨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策檜喜由是稍復録用

己卯太傅醴泉觀使潭國公韓世忠奏先嘗賜到田土幷私家所置良田歲百數萬石願以三年所收之數獻納朝廷以助軍儲不許上謂秦檜曰唐藩鎮跋扈蓋由制之不早遂至養成令兵權歸朝廷朕要易將帥承命奉行與差文臣無異也　端明殿學士川陜宣撫副使鄭剛中言陜西買馬見令止是宕昌一處茶馬司見差

官在彼買發秦茶司自復置以来未嘗一到誠為虚設欲併入川司管幹所有官吏並随司減罷從之　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易卒于秀州訃聞詔本州賜錢三百緡

庚辰大理卿周三畏權尚書刑部侍郎　左奉議郎高閌守國子司業左從事郎關注為太學正始除學官也閌坐趙鼎客久廢至是再用之上覽除目曰朕一無所好惟閲書作字自然無勸尚書史記孟子俱寫畢尚書

寫兩過左傳亦節一本注錢塘人也　直秘閣新通判湖州秦棣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

壬午詔宿衛親兵非祖宗法可罷内有三路人並改刺充皇城司親從親事官

癸未以太師秦檜生辰錫宴于其第檜辭不許自是歲為例　徽猷閣待制知静江府胡舜陟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降授武顯大夫吉州防禦使知邕州俞儋以贓為廣西轉運副使吕源所按事連舜陟故舜陟乞祠

也

甲申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程珌兼資善堂翊善

丁亥詔輦官以千人為額

是歲宗室賜名授官者二十四人諸路斷大辟二十四人

河決濟州惟金鄉縣獨存金人移州治縣此據洪邁夷堅乙志附見乙志又載風捲金鄉縣事甚怪今不盡載之

初陜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灞滻皆竭五穀焦槁秦民無以食爭西入蜀川陜宣撫副使鄭剛中以誓書所禁不敢納皆散去餓死其

壯者北人多買爲奴婢郡邑蕩然矣此據洪邁夷堅乙志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七